

东岳
文库

长篇小说

务虚笔记① 史铁生

山东
文艺
出版社

东岳

文库

长篇小说

务虚笔记

①

史铁生

山东

文艺

出版社

东岳
文库

长篇小说

务虚笔记① 史铁生 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东岳
文库

长篇小说

务虚笔记 ①

史铁生

山东

文艺

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务虚笔记/史铁生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1. 3

(东岳文库)

ISBN 7-5329-1870-X

I. 务… II. 史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0278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700×1000 毫米 32 开本 23.75 印张 12 插页 416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(上、中、下册) 总定价: 29.70 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东岳文库 来到人口史铁生 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系
文
集
史铁生简介

史铁生，男，汉族，1951年生于北京。1969年至1972年在陕西延安地区插队，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，在街道工厂做工7年。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。主要作品有：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《命若琴弦》、《我与地坛》、《务虚笔记》等。

目录

- 一、写作之夜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残疾与爱情 …… (13)
- 三、死亡序幕 …… (28)
- 四、童年之门 …… (52)
- 五、恋人 …… (72)
- 六、生日…………… (103)
- 七、母亲…………… (137)
- 八、人群…………… (174)
- 九、夏天的墙…………… (194)
- 十、白色鸟…………… (241)
- 十一、白杨树…………… (281)

- 十二、欲望…………… (324)
- 十三、葵林故事 (上)
…………… (367)
- 十四、昨天…………… (401)
- 十五、小街…………… (433)
- 十六、葵林故事 (下)
…………… (467)
- 十七、害怕…………… (495)
- 十八、孤单与孤独
…………… (535)
- 十九、差别…………… (583)
- 二十、无极之维……… (648)
- 二十一、猜测…………… (670)
- 二十二、结束或开始
…………… (710)

十七、害怕

156

谁也都可能是 C。

C，可以与印象中的每一个人重叠、混淆。

并不单是说，谁都可能落入残疾的罗网。还是说，残疾人 C，他可以有我印象中的每一个人的历史、心绪、欲望和追寻。

因此 C，可以是我写作之夜中的任何一个人。如果残疾被安排在爱情之前等候着一个人，那么不管这个人是谁，他都是 C。

157

童年，C 与 Z，在一个融雪时节的下午重叠。在大片大片灰暗陈旧的房群中，小巷如网，一个男孩儿穿行

其中，平生头一回独自去找一个朋友——一个同他一般年龄的女孩儿，九岁的女人。那时这个男孩儿，他可以是Z，他也可能就是C。

积雪在路边收缩得枯瘪丑陋，在上百年的房檐上滴淌，在地上砸出一排小水洼。C怀着隐秘的热情，怀着甚至不为自己觉察的激动，穿过短短长长的小巷去看他九岁梦中的偶像。双腿正在茁壮成长，离残废还有好多年，还有很多美妙的时光可供消磨。冬天的太阳非常远，淡泊的阳光里传诵着磨刀老头的喇叭声，“呜哇——呜哇——”，必是个慈祥的老人。C走过一道道齐整和残败的老墙，不时捂一捂冻疼的耳朵，再把手揣进袖筒里。东拐西弯绕来绕去，九岁的C怀疑到底是走到了哪儿，是不是离家很远了，是不是还能回去？忽然就看见了那座橘黄色的楼房，在密密的灰色房群中灿烂又安稳，冬天的阳光仿佛在那儿尤为温暖明媚。

C小心翼翼地走进那座美丽的房子。逆光的窗棂呈浅灰色，每一块玻璃上都是耀眼而柔和的水雾和冰凌的光芒。太阳透过水雾和冰凌，平整地斜铺在地板上，碰到墙根折上去，在浅蓝的墙壁上变成空蒙的绿色。这时，C看见了他的朋友。那个漂亮的女孩儿，她站在窗前，站在冬日的阳光里，正入神地看着一根美丽的羽毛在流动的空气中轻舒漫卷。C站在门边看着那女孩儿，将终生不忘她的安宁与动荡。

“嘿！你怎么来啦呀？”女孩儿惊喜地转过头来，“嗨！你怎么会来呢？路过我家吗？”C的漂亮的朋友跳出那洁白羽毛飘动的影子，踩着地上的阳光，迎着他来：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喂，你上哪儿去？你本来要去哪儿呀？”九岁的女孩儿一下子抱住九岁的C，拎了他的手，走过明朗的厅廊，走过刚刚浇过水的盆花，到她自己的房间去……“哎！你想看书吗？这些都是我的书，要看你就自己拿吧。”她把五颜六色的书一摞摞搬出来，摊开在C面前，然后双手垫在背后靠墙站着，微笑着喘气：“噢，我真没想到你会来，真的我不骗你。你们家远吗？”C摇摇头，依旧呆呆地看她……“老看着我干嘛呀。要不，咱们玩儿玩具好吗？”女孩儿跳上椅子，再跳上桌子，从柜子上够下玩具，各种各样的布娃娃。她就势坐在桌上，两腿交替着在空中踢，把那些美的和丑的布娃娃在窗台上摆成一排……“你说话呀，干嘛光笑？”窗外，白杨树下，小贩悠长的叫卖声像呼吸一样起落有秩，或者像钟摆一样悠来荡去……“你爱吃糖吗？还是想吃……嗯……面包？”女孩儿跳下桌子，走到C跟前：“哎呀，你除了笑就是摇头，傻啦你？”……C不知道说什么，但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那女孩儿，像诗人L一样发现了女人的美丽，被那美丽惊扰得口笨舌拙。“几点了？”C说，“也许我得回家了。”九岁的骚动无以名状，未来才能知道那是什么……整整一

个下午就这样过去，北风在高大的玻璃窗外摇晃着光秃秃的树枝，归巢的鸟儿重逢、团聚，兴奋地吵吵嚷嚷……阳光即将消失，在墙上变成颤抖的紫红色，在门前的台阶上变成C初次离别的记忆……

158

晚一些，C，也可以是L。

C没有一天不想去看看那个可爱的女孩儿，在她的房间里去听窗外的风声。十一或者十二岁，如果C想出了一条掩人耳目的妙计，那必定也是：长跑。想象力在一个少年纯洁的狡猾处被限制住，因而我印象里的爱恋初萌的少年，都跑在同一条路上，同一个时间里，同一种心绪。C与L难辨彼此。

以锻炼身体的名义长跑，朝着少年恋人的方向，那时的L，就是C。大约三公里，晨风与朝阳，满怀希望地跑。但命运已无可更改，残疾正动身向C走来，少年对那可怕的消息还一无所知，他的双腿正逐日地健美。沿着河岸，跑过垂钓的老人，跑过唧啾鸣转的鸟群，命运还不值得理睬，跑过石桥，跑过那家小油盐店……

女孩儿已经变化：鲜明，文静，茁壮。女孩儿已经不是女孩儿，正走进少女。她坐在台阶上读书，看得入

迷，仿佛周围什么都不存在……她在门廊里独自舞蹈，从门廊的这边飘移到那边，旋转，跳跃，裙子展开又垂落，舞步轻盈……经常，能听见她的琴声和歌声：当我幼年的时候，母亲教我唱歌，在她慈爱的眼里，隐约闪着泪光……

“喂——”少年C在楼下喊，“是‘当我幼年的时候’，还是‘在我幼年的时候’？”

“是‘当’，”少女走出来，站在阳台上，“是‘当我幼年的时候’，嘿，你这是在干嘛？”

“跑步。懂吗？长跑。”

“跑多远？”

“从我家到你家。”

“噢真的！你每天都要跑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每天都跑。C仿佛知道，能够跑的日子已屈指可数。一辆轮椅正朝向他滚动，以一个青年为终点，在爱情的门前汇合。此前都与L一样，此前C就是L。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或可引申为：幸福千篇一律，灾难各有千秋。灾难降临的地方，命运分道千条，坐上轮椅的那一个才清晰地是C。

与此同时，十一二岁的C如果不是L，他也可能是我。

如果在一个学期之末，中午，C在老师的预备室里写板报，这时有一个少女走来与老师告别，少女的美丽吸引住C的目光，使他再次发现了世界的神奇和美妙，那么C，他也可以就是我。C生来就是个不安分的男孩儿。和我一样，C生来是一个胆怯的男孩儿，胆怯，但又欲念横生。只不过将来，C并不以写作为生，他以等候为生，永远都在等候他的恋人从南方回来。

那个期末的午后，C在街上又碰见过那个少女。C与她面对面走过，C心跳加速甚至步履不稳，时间仿佛密聚起来在耳边噪响，使C什么也听不见。我怕她会发觉我的倾慕之心，因为C还只是一个男孩儿，我怕她会把我看成是一个猥琐的男孩儿，我走过她身旁，但她什么也没有发现，甚至没有一点儿迹象表明她是否认出了C。在那个年代或者那个年龄，C可能就是我，我可以就是C。少女带着习以为常的舒展和美丽走过C。C转身看她，她没有回头，她穿一件蓝色的背带裙，飘动的蓝色渐渐变小，只占浩瀚宇宙的一点，但那蓝色的飘动在无限的夏天里永不熄灭……